

基督山伯爵

下册

[法] 大仲马著 周克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

下册

[法] 大仲马著 滴克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 次

上册

第 一 章	船抵马赛	1
第 二 章	父与子	10
第 三 章	加泰罗尼亚人	17
第 四 章	阴谋	27
第 五 章	订婚宴席	33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45
第 七 章	审讯	55
第 八 章	伊夫堡	65
第 九 章	订婚之夜	75
第 十 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81
第 十 一 章	科西嘉岛的吃人妖怪	89
第 十 二 章	父与子	96
第 十 三 章	百日	103
第 十 四 章	愤怒的囚徒和疯癫的犯人	111
第 十 五 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21
第 十 六 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136
第 十 七 章	神甫的房间	145
第 十 八 章	宝藏	163
第 十 九 章	第三次发病	174
第 二 十 章	伊夫堡的坟场	183
第 二 十 一 章	蒂布朗岛	187
第 二 十 二 章	走私贩子	198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岛	205
第二十四章	神奇的景观	212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220
第二十六章	杜加桥客店	226
第二十七章	往事的追述	237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250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公司	256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268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283
第三十二章	苏醒	307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313
第三十四章	露面	343
第三十五章	锤刑	365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378
第三十七章	圣塞巴斯蒂安的陵墓	396
第三十八章	约会	412
第三十九章	宾客	419
第四十章	早餐	440
第四十一章	介绍	451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乔先生	464
第四十三章	奥特伊别墅	468
第四十四章	Vendetta	475
第四十五章	血雨	495
第四十六章	无限贷款	505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517
第四十八章	思想意识	527
第四十九章	海黛	538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542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551
第五十二章	毒物学	561
第五十三章	《恶鬼罗贝尔》	576
第五十四章	多头和空头	591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602
-------	---------	-----

下册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615
第五十七章	苜蓿地	627
第五十八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637
第五十九章	遗嘱	645
第六十章	急报	653
第六十一章	帮一位园艺家摆脱偷吃桃子的睡鼠的办法	662
第六十二章	幽灵	672
第六十三章	晚宴	682
第六十四章	乞丐	692
第六十五章	夫妻间的一幕	701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710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719
第六十八章	一次夏季舞会	730
第六十九章	侦查	738
第七十章	舞会	748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758
第七十二章	德·圣梅朗夫人	762
第七十三章	诺言	773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墓室	800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809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821
第七十七章	海黛	832
第七十八章	约阿尼纳专讯	853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871
第八十章	控告	883
第八十一章	退休面包铺老板的房间	889
第八十二章	撬锁夜盗	907
第八十三章	天主的手	920

第八十四章	博尚	927
第八十五章	旅行	933
第八十六章	审判	944
第八十七章	挑衅	957
第八十八章	侮辱	964
第八十九章	夜	973
第九十章	决斗	981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993
第九十二章	自杀	999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1008
第九十四章	吐露真情	1015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027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036
第九十七章	通往比利时的路上	1046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053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065
第一〇〇章	露面	1075
第一〇一章	蝗虫	1082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1088
第一〇三章	马克西米利安	1094
第一〇四章	唐格拉尔的签字	1103
第一〇五章	拉雪兹神甫公墓	1115
第一〇六章	财产分割	1129
第一〇七章	狮穴	1144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152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161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167
第一一一章	赎罪祭礼	1174
第一一二章	启程	1183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195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1208
第一一五章	路易吉·万帕的菜单	1220

第一一六章	宽恕	1227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233
译后记	1249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基督山伯爵走进巴蒂斯坦称作蓝色客厅的隔壁房间；里面已经有一个年轻人等在那儿，他的举止洒脱而随便，衣着相当雅致。半小时前，一辆出租轻便马车刚把他送到伯爵府邸的门前；巴蒂斯坦毫不费事就认出了他，这正是那位金头发、黑眼睛的高个子年轻人，他那棕黄的髯须、红润的脸色、白皙的皮肤，他的主人事先已经对他描述过了。

伯爵走进客厅时，年轻人很随便地躺在长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用一根镶着金色球饰的白藤手杖轻轻地敲着自己的皮靴。

看见伯爵，他倏地站起身来。

“阁下就是基督山伯爵？”他问。

“是的，先生，”伯爵回答说，“我想，我是有幸在和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先生说话吧？”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年轻人重复一遍，同时极其潇洒地躬身施礼。

“想必您是收到了一封信，让您来我这儿的吧？”基督山说。

“我没跟您提起这事儿，是因为我觉得那上面的署名挺怪的。”

“水手辛巴德，是不是？”

“就是。可我除了《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个水手辛巴德，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别的辛巴德……”

“哦！他是那位辛巴德的后代，也是我的一位朋友。他非常有钱，是个怪诞得有点疯癫的英国人，真名叫威尔莫勋爵。”

“噢！这下子我全明白了，”安德烈亚说，“真是太好了。这位英国人就是我在……噢，对！……伯爵先生，我悉听您的吩咐。”

“倘若我刚才有幸听到的这些都是实情，”伯爵微笑着说，“希望您能赏脸把您的身世和您的家庭情况讲给我听听。”

“遵命，伯爵先生，”年轻人口若悬河地往下说，这足以说明他有非常

健全的记忆力，“我，正如您说的，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的儿子，先祖卡瓦尔坎蒂的名字曾载入佛罗伦萨的贵胄名册。家父每年还有五十万年金，所以我家仍很富有，但家门不幸，屡遭厄运，我才五六岁时就被一个见利忘义的家庭教师拐骗；所以我已有十五年没能见到生身父亲了。等我到了懂事年龄，可以自由作主以后，我就四处找他，可是毫无结果。后来，您的朋友辛巴德就给我来了这封信，告诉我家父在巴黎，要我面见您了解详情。”

“说真的，先生，您告诉我的这些事都非常有趣，”伯爵边说边带着一种阴郁的满意神情，注视着年轻人神色自若的脸，这是一张堪与邪恶天使比美的小白脸，“您听从我朋友辛巴德的劝告，对他的嘱咐完全照办，做得很对，因为您的父亲确实就在这儿，而且正在找您。”

伯爵自从进了客厅，眼光就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年轻人；他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目光的镇定和声音的沉着；不过，当小安德烈亚听到您的父亲确实就在这儿，而且正在找您这么句再自然不过的话时，却不由得吓了一跳，喊出声来：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这儿？”

“一点不错，”基督山回答说，“令尊大人，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

惊恐的表情陡地从年轻人的眉宇间消失了。

“噢！对，可不是，”他说，“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那么，伯爵先生，您是说我那亲爱的父亲，他就在这儿？”

“是这样，先生。我还要告诉您，我刚才还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的那个多年前失散的亲爱的儿子的故事，让我听得非常感动；说真的，他的这种痛苦，这种担惊受怕，这种企望，简直就是一首感人肺腑的诗。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拐骗他儿子的歹徒提出可以把儿子交还给他，或者让他知道儿子的下落，条件是交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赎金。爱子心切的父亲没有半点迟疑；这笔款子被送到了皮埃蒙的边境线上，同时还带去了一张办妥去意大利签证的护照。我想，您当时是在法国南方吧？”

“是的，先生，”安德烈亚局促不安地回答说，“对，我当时是在法国南方。”

“好像是有辆马车在尼斯等您？”

“正是这样，先生；我坐着这辆马车，先从尼斯到热那亚，再从热那亚到都灵，然后从都灵到尚贝里，又从尚贝里到蓬德博瓦赞，最后从蓬德博瓦赞到巴黎。”

“妙极了！他一直盼着能在路上遇见您呢，因为他走的也是这条道；现在我明白您为什么选这条路线啦。”

“不过，”安德烈亚说，“即使我亲爱的父亲在路上遇见我，恐怕也认不出我了；咱俩失散多年，我的模样有了些改变。”

“哦！父子天性嘛，”基督山说。

“噢！对，说得对，”年轻人接茬说，“我没想到父子天性这话儿。”

“现在，”基督山说，“卡瓦尔坎蒂侯爵只有一件事还放心不下，那就是不知道您跟他分离的这些日子里，您的情况究竟如何，不知道那些歹徒怎样对待您，有没有对您的身分表示应有的尊重，还有，不知道您在遭受了他们施加于您的精神上的折磨——那要比肉体上的折磨可怕一百倍——以后，那些得天独厚的禀赋是否受到某种损伤，您是否还相信自己能够不失尊严地重新在社交界取得并保持您应有的地位。”

“先生，”年轻人听得目瞪口呆，嗫嚅着说，“我希望不至于有什么谣传……”

“我么！我是从我的朋友慈善家威尔莫那里第一次听说您的。我只知道他跟您相遇时您的境况不怎么好，但详情我一无所知，也没有问过他：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您的不幸引起了他的关注，这就是说您确有值得别人关注的地方。他对我说，他要让您得到您在社交界没能得到的地位，他要找到您的父亲，而且相信一定能找到；他去找了，而且看来真的找到了，因为您父亲现在就在这儿；最后，我这位朋友昨天通知我说您就要到了，并且还给了我一些有关您的财产的指示；整个事情就是这样。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威尔莫是个怪人，但同时我也知道他为人极其可靠，而且富有得像座金矿，再怎么别出心裁也决不至于弄得倾家荡产，所以我答应对他的指示照办不误。现在，先生，我想提个问题，请您务必不要介意：既然我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充当您的保护人的角色，我自然就很想知道，您所遭受的那些不幸，那些不由您的意愿所决定，而且丝毫不会降低我对您的敬意的不幸，是不是使您变得对社交场有了几分陌生之感，而以您的财产和门第，您在社交场上的言谈举止都应该是非得才行。”

“先生，”年轻人回答说，在伯爵说话的这段时间里，他渐渐地恢复了镇定自若的神态，“关于这一点，您尽可以放心：把我从父亲身边拐走的那些歹徒，想必当初就存心要像他们后来所做的那样，狠狠地敲我父亲一笔赎金，所以他们打的算盘是，要想从我身上多榨些钱，必须让我保持个人的身价，而且有可能的话，还要让这身价再提高些；所以我受到了相当好的教育，那些拐骗小孩的人贩子对待我，有点像小亚细亚的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情形，那些奴隶主把奴隶培养成语法教师、医生和哲学家，为的就是把他们在罗马市场上卖个更好的价钱。”

基督山满意地笑了笑；看样子他还没有料到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先生能有这等的机敏。

“况且，”年轻人接着说，“要是在我身上有某些教养不足或礼仪不周的缺点，我想，考虑到那些伴我度过孩提时代、后来又随我进入青年时代的不幸，人家想必也会加以宽容，原谅那些缺点的。”

“好吧，”基督山显得很随便地说，“一切悉听尊便，子爵，因为您有权决定自己如何行事，这是您的事情；不过说真的，要换了我，我就会对这段坎坷的经历守口如瓶。您的身世就是部传奇故事，而社交场上的人们，虽说都爱看那些用两张黄纸封面装订的传奇故事，但说来也奇怪，对于那些在他们眼里像是用两片能说会道的嘴皮子装订起来的传奇故事，他们却反而有种戒心，哪怕您说得天花乱坠，往上面贴金，人家也还是不信。我冒昧地提醒您注意这种很尴尬的局面，子爵先生：一旦您把您那委婉动人的身世讲给某人听，顷刻之间就会传得满城风雨，而且完全走了样。您就只得装出一副安东尼^①的模样，可是安东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说不定您会在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一点上取得成功，然而您并不一定会喜欢成为人人瞩目的对象和品头论足的目标吧。这也许会使您感到厌烦的。”

“我想您说得很对，伯爵先生，”年轻人说，在基督山目光的逼视下，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变得苍白起来，“这种情况是非常麻烦的。”

“哦！也无须把情况看得过于严重，”基督山说，“因为，一个人在想避免犯某种错误的时候，往往又会干出别的荒唐事情来。对您来说，最可取的是一个简单的行动计划；既然这个计划是符合您的利益的，像您

① 大仲马剧作《安东尼》中的主人公，性格忧郁悲观。

这样一位聪明人采用这个计划就更容易了：您得手头有一批证据，有一些受人尊敬的朋友，您得靠这些来澄清您过去的生活可能留下的所有疑点。”

安德烈亚显然乱了方寸。

“我本来是可以为您作保，当您的担保人的，”基督山说，“不过我这个人的伦理准则是，哪怕对最好的朋友也抱怀疑的态度，而且但求人家对我也抱同样的态度；所以要是我为您作保，用演戏的行话来说，就是串行了，弄不好就会让人喝倒彩，我可不想那样。”

“可是，伯爵先生，”安德烈亚壮着胆子说，“看在威尔莫勋爵介绍我来见您的份上……”

“哦，那当然，”基督山说，“不过威尔莫勋爵还曾经告诉过我，亲爱的安德烈亚先生，您的青年时代也并非风平浪静的。哦！”伯爵瞧见安德烈亚做了个动作，就接着往下说，“您无须对我作任何解释；再说，我之所以请您父亲卡瓦尔坎蒂侯爵先生从卢卡赶来，也正是为了让您不必再有求于任何别人。您待会儿就会见到他；他的态度略微有点古板，有点拘谨，不过这是穿制服的缘故。只要想到他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已达十八年之久，那就一切都可以原谅了；一般说来，我们对奥地利人是不十分苛求的。总之，我向您保证，他是一位各方面都不会令您失望的父亲。”

“啊，先生，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离开他这么久，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还有，您知道，一宗很大的家产也能使许多事情迎刃而解的。”

“这么说来家父确实是很有钱啰，先生？”

“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年金有五十万利弗尔。”

“那么，”年轻人急不可耐地发问，“我的境况会……很惬意啰？”

“惬意之极，我亲爱的先生；您住在巴黎期间，他每年给您五万利弗尔。”

“照这样，我就长住巴黎了。”

“哎！情况多变，谁能打包票呢，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安德烈亚叹了口气。

“不过，”他说，“如果我在巴黎，呃……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非让

我离开这儿不可的话，那么您刚才所说的这笔钱，我肯定能拿到吗？”

“哦！毫无问题。”

“是从家父那儿？”安德烈亚焦急地问。

“是的，不过由威尔莫勋爵具保，他已经按令尊的意思，在唐格拉尔先生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每月支取五千法郎的户头，这家银行是巴黎最有信誉的银行之一。”

“家父打算在巴黎长住吗？”安德烈亚不安地问。

“只住几天，”基督山回答说，“他因军务在身，假期至多只有两三个星期。”

“哦！我亲爱的父亲！”安德烈亚说，显然他对这样匆促的行期感到非常高兴。

“因此，”基督山装作误解了他的意思，说道，“因此我一分钟也不想再耽搁你们的会面了。您已经准备好去拥抱这位可敬的卡瓦尔坎蒂先生了吗？”

“我想您不会怀疑这一点吧？”

“那好！就请到客厅去吧，我亲爱的朋友，您会见到您父亲正在那儿等您。”

安德烈亚向伯爵深深地鞠了一躬，朝隔壁的客厅走去。

伯爵目送他走去，等到见他消失在门后，就揪了一下装在一幅画上的按钮。只见画框稍稍移动，露出一道设计得很巧妙的缝隙，刚好能让人看清隔壁客厅里的情景。

安德烈亚随手把门带上，朝着少校走上前去，少校刚才听见他的脚步声时，已经站了起来。

“哦，亲爱的爸爸，”安德烈亚大声地说，好让伯爵隔着关紧的房门也能听到，“真的是您吗？”

“您好，我亲爱的儿子，”少校庄重地说

“咱俩分离了这么些年，”安德烈亚边说边往房门瞟了一眼，“现在又重逢了，这多么叫人高兴啊！”

“可不是，分离得是够久了。”

“咱们不拥抱一下吗，先生？”安德烈亚说。

“您愿意就行，我的孩子，”少校说。

两人就像在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上那样拥抱着在一起，也就是说，各自

把脑袋搁在对方的肩膀上。

“这么说咱们又团聚了！”安德烈亚说。

“咱们又团聚了，”少校说。

“永远不再分离了？”

“这可不行；我想，亲爱的孩子，现在您已经把法国当作第二故乡了吧？”

“说实话，”年轻人说，“离开巴黎我会绝望的。”

“可我，您得明白，我离开了卢卡就没法活下去。所以我得尽快赶回意大利去。”

“可是，我最亲爱的爸爸，您在动身以前一定会把那些证明文件给我的吧，有了那些文件我就可以证明我的身分了。”

“那还用说，我就为这事才专程赶来的，为了把这些文件交给您，我已经找得您这么苦，实在不想再来重新找一次了；那会要了我的老命的。”

“那些文件在哪儿？”

“就在这儿。”

安德烈亚急不可耐地把父亲的结婚证书和他自己的受洗证明一把夺过来——急忙打开，这种急切的心情对一个好儿子来说原本也是很自然的——迅速而熟练地把两份文件都看了一遍，他的目光表明他不仅对这些东西极感兴趣，而且在这方面是训练有素的。

看完以后，他的脸上露出难以形容的兴奋的神色；他带着一种古怪的笑容望着少校。

“嗨！”他用纯正的托斯卡纳话说道，“这么说，意大利是废止苦役船^①啦？……”

少校挺直了身子。

“干吗问这个？”他说。

“在那儿伪造这类文件不会给判刑吗？在法国，我最亲爱的父亲，有这一半咱俩就得上土伦去呼吸五年新鲜空气^②啦。”

① 旧时罚犯人在其上划桨的战船。

② 土伦是法国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军港，此处呼吸新鲜空气云云指划苦役船而言。

“您这是什么意思？”那卢卡人还想竭力保持尊严。

“我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安德烈亚按住少校的胳膊说，“人家给了您多少钱，让您来当我的父亲？”

少校想开口说话。

“嘘！”安德烈亚压低嗓门说，“我来给您做个榜样，好让您放心；人家给我每年五万法郎，让我来当您的儿子：所以您该明白，我是不会否认您是我父亲的。”

少校神色不安地朝四下望望。

“嘿！放心吧，没别人，”安德烈亚说，“再说，咱们说的是意大利话。”

“嗯，我么，”卢卡人开口说，“他们给我五万法郎，一次付清。”

“卡瓦尔坎蒂先生，”安德烈亚说，“童话故事您信不信？”

“从前不信，可现在我没法不信了。”

“这么说您是有些证据的喽？”

少校从贴身的钱袋里掏出一把金币。

“喏，瞧见了把。”

“那么，您以为我可以相信人家对我的许诺喽？”

“我相信这许诺。”

“那位伯爵老兄是会说话算数的喽？”

“绝不会食言；不过您也明白，要想这么着，咱俩还得把戏演下去。”

“怎么演？……”

“我演慈祥的父亲……”

“我演恭顺的儿子，既然他们要我当您的后代……”

“您说的他们是谁？”

“天晓得，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是写信给您的人呗；您没收到过一封信吗？”

“收到过。”

“谁写来的？”

“一个叫什么布索尼的神甫。”

“您不认识他？”

“从没见过。”

“信里说些什么？”

“您不会出卖我吧？”

“我不会说出去，咱俩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嘛。”

“那您就拿去看吧。”

少校把一封信递给年轻人。

安德烈亚低声念道：

您很穷，穷愁潦倒的晚年在等待着您。您想不想做个即使算不上阔佬，至少也能完全自立的人呢？

请您立即动身去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见基督山伯爵先生，向他领回您和德·科尔西纳里侯爵夫人生养的，五岁时被人拐走的儿子。

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为使您不至于对写信人的诚意有所怀疑，现随信附上：

一，一张二千四百托斯卡纳利弗尔的票据，可向佛罗伦萨戈齐先生的银行兑取；

二，一封写给基督山伯爵的介绍信，信上说明我同意您向他支取四万八千法郎的款项。

请于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到伯爵府邸。

签名：布索尼神甫

“就是它。”

“怎么！就是它？您这是什么意思？”少校问。

“我是说我也收到过一封类似的信。”

“您？”

“对，我。”

“布索尼神甫写的？”

“不是。”

“那么是谁？”

“是个英国人，一个叫什么威尔莫的勋爵，他用的是水手辛巴德的假名。”

“您也不认识他，就像我不认识布索尼神甫一样？”

“不；我可比您占了点先。”

“您见过他？”

“对，见过一面。”

“在哪儿？”

“啊！这一点我就不能奉告了；要不您就知道得跟我一样多了，那可没必要。”

“这封信里说些什么呢？”

“您去看吧。”

您很穷，而且前途一片黯淡：您想有身分，有自由，有财产吗？”

“天哪！”年轻人左右摇摆着身子说，“像这样的问题还用问吗？”

请到尼斯去，在热那亚门您会发现车辆备好鞍辔的驿站快车在等着您。您从那儿出发，途经都灵、尚贝里和蓬德博瓦赞驶往巴黎，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到香榭丽舍大街基督山伯爵的府邸，向他要您的父亲。

您是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侯爵和奥莉瓦·科尔西纳里侯爵夫人的儿子，侯爵给您的文件将会确认这一点，凭这份文件您可以用这个姓氏进入巴黎社交界。

至于您的身分，每年五万利弗尔的进款应当可以维持得很好了。

随信附上五千利弗尔票据一张，可向尼斯费雷亚先生的银行兑取，另有一封给基督山伯爵的介绍信，我在信中已请他对您多加关照。

水手辛巴德

“唔！”少校说，“太好啦！”

“可不是？”

“您见到伯爵了？”

“刚从他那儿来。”

“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完全没有。”

“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真的不明白。”